

養
吾
齋
集

九

膳錄監生臣范維城

膳錄監生臣卞爾巖

欽定四庫全書

養吾齋集卷十九

元 劉將孫 撰

記五

晚香堂記

攸州之故家雅士稱李君照叔文獻篤守子孫競興華
髮雍容賓客觴詠共為備福名堂曰晚香而其廬陵之
舊客謂予記之予曰君亦知之乎是香也有鉅貴人之
所不得而革其晚也秋芳寸草野外寒根枯槁之所顧

懷風霜之所偃蹇當淵明柴桑栗里間誦停雲感時雨
平路伊阻駕言懷人豈六合之不寬吾誰與玩此芳草
其所謂感賞於沈寥而周遭於遲暮者亦會無所可為
而徘徊以此若魏公之功銘彝鼎勒聲詩播金石夸畫
錦乃獨於茲香自以為甚愛而不能忘者焉此其意端
可識矣士大夫出身用世極其聰明強力砥礪磨淬盡
分寸自見冒風埃忘饑渴花間酒下寧無興者顧意有
在而人事之參差宦途之巖嶮灰心忍事霜鬢蚤衰幸

而全名大節歸休林壑仰今俯昔逍遙永日而年歲之
不吾與如流水之不復東顧念蕭條有感懷者矣人以
魏公之詩為相業美談予獨味其詞情嗒然興寄香何
心於予晚而晚乃得與於此香愛之之深乃感之之切
也非耶若君之茲堂有山林之平生以寄其傲有春秋
之暇日以閱其變楚鄉湘畹藝之擷之坐念昔人所為
彷徨於夕露欣悲於尊酒其興於變衰之故豈不與吾
世同而棟宇之安賓燕之適撫茲芳其未艾森玉樹兮

芝蘭所謂不同其憂同其樂其真有足玩乎此也古今功名人物風流興致無不有所託以為晚而晚豈易遇哉謝安石東山海道欲一日遂其志不可得荆公暮年栽花種樹顧前事悠然於心亦不能以無所憾斯魏公之所為愛者亦自幸其無媿於此香也孰非晚也花時以秋為晚人事以老為晚若夫通千載為旦暮則晚未央也一歲之香有時而來世之芳無已彼花也亦惟特立於三時而有待於歲寒儻為之質者皆如此花則

其香者以歲年而復以世也吾聞李氏之子孫多秀而
文記君晚香既以君之所得於此香者有過於昔賢以
頌君晚復以香之引而長者望之方來使稱李氏者曰
斯晚香堂之子孫也不更香耶

存耕堂記

茶陵彭嗣翁本吾吉安人也繇祖融教官歸居茶陵於
是三世矣日者來見粹然無圭角浮露望而知其自勉
於為善人君子者也以堂名存耕請記是可以稱存矣

近年取方寸語為號若扁者往往而是雖談笑相與語無不以是為勸且戒要亦人情所近誰不為子孫願之者雖然亦未有悟者也凡局於世故塞於人事無不以是自解而力之所不及勢之所無奈何無不以是自幸及事過而忽忘者有矣一旦得意而不復念者有矣以是為小且不足計而吾他多為厚足以遺之者有矣人之為善誰不如我雖復天性與小人近亦寧無一念之近於厚當其汨沒勢利為身謀者皆所以為子孫地即

其經營變化亦無不自以為其能及此而彼之所積若
負於造物而吾有以得此於天者槩以其智有所不盡
用利有所不極取吾之所存仰不愧俯不忤愛子弄孫
政復何憂而後人食吾之舊德者未有已也人生志意
各欲自慰席已成者用之如不既力自致者得之又恨
晚撫今懷昔顧後悲前方悼往者之無所益而慨來者
之庶有瘳則其所謂不爭不校以為厚者乃其蓄而無
所於泄而隱然者有過於攘臂者矣及其所以為圖存

者從可知也同是田也有禮以鋤之者義以耨之者仁以培之者亦有勇以吞之力以圖之智以守之者而此之迂者見利遠彼之捷者得便多淵明不肯仕宦不事生業然兒輩饑寒之慙柴水之勞歲晚言之不忘於心而韓子束書三十年之所成猶不無德色於妻子此皆賢達且不能不之以興懷豈非人情所繫哉天地間物理常相待而造化之報也報其人之天今之有餘者未有非前人之所不足者也惟其有所不足者存於前是

以留其有餘者遺於後儻當其有餘常若不足則方來者每有餘也而或者惟見其不足也所不足者又有在也若是則存焉者寡矣嗚呼予言非謂不能存者也而存之道有不言而喻者矣天不與吾爭時地不與吾爭利寸吾寸也尺吾尺也春耕而秋穫吾視風雨寒暑常不給於赴吾之用吾幸而有可用吾力者不此之竭而又何圖四民各一業無業者謂之無恒之民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要不可以易五穀登枝逐末歲也奚尤

嗟乎此耕說也彭君既存所存以待之矣使君之後皆以是為志則亦存之道也故以是為斯堂記融教字文伯淳祐丁未自大學以春秋魁別後沒於官遠不能歸葬茶陵嗣翁以儒飾吏頗以廉稱湖湘間

中和堂記

中和者天地間之元氣也陰陽以調寒暑以正四時以化萬物以生人得之以為人聖賢充之以為學問措之以為事業雖洪纖高下精微廣大其極至於不可知而

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日由之而與之俱化盛哉以言乎
宇宙之情則備矣而知者鮮矣今夫熙然而春也人知
其為春而已不知其所以春者也春者陽之中也亢則
夏溢則秋降則冬然就其時言之流風麗日山明川媚
未及則陰暄之來往小過則煙霧之橫斜即其夏其秋
亦必有夜旦之間適其宜者焉即四序為冬雪霜申之
而寒燠之節亦必有不改其度者焉此所謂中也中在
此則和在此矣和者所以生殖長養成就而收藏者也

故百昌之芳有不專於三春而一氣之清猶足以傲於
歲寒中者所以為和而天地萬物之理不可以復加
矣人生一天地也吾身立而子孫著焉兄弟並焉條分
彙列而莫不各遂其生焉近來遠說而莫不各盡其心
焉非中和何以哉人身一天地也呼吸運動既與元氣
者相表裏充周流動猶有以補造化之所不及燥濕之
推移不足以動素定之體流峙之變化不能有加於保
合之用非中和何以哉天下之大本達道如此而其端

其究不過家庭之間日用之常人情之不能無物理之
所必至者內而父子兄弟長幼之各盡其分外而酬酢
出入泛應曲當之各中其節橫而克之乃彌綸之用至
此中和一理非二物而道常並行中未有不和和又必
致其極吾以元氣體之豈不油油然如鳶天魚淵意哉
虎溪之上蕭德高之堂以中和名謁記於予乃以是記
之德高昆弟並興至子姪競爽光於前人枝茂根蕃雍
容輯睦方來未艾則所以名斯堂者蓋有得於其意矣

抑斯義大前修固云家有家之中和在充之而已中無定體隨事有中和無止法隨時有和致中和者推而極之之謂致吾為一家一堂言之則積即致也有此積則無不可推中錫福和致祥福如其事事稱其心有必至者則凡居斯堂也仰斯顏也其必有以自勉而自廣乎哉

見心堂記

天地之所異於人者無形體之累也而奚獨有心人心

之不同所謂不可知者也人者如不可知而天地者乃
可見然則非也聖賢之心即天地之心故指其可見者
以啓後之人夫豈獨見其心而已其隱其賾深極而幾
研其至也與之同流故曰乾者天之性情也情性猶可
識而況心乎天地之心一言而可以盡者生意也然生
意者不在於春而在於冬聖賢之所謂見之者不以泰
而以復復之所以為心者以雷不以乾而復之為雷者
又潛於地而未升於天吾嘗求是心於陰陽升降之間